



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
Heidegger - l'énigme de l'être

[法] 让-弗朗索瓦·马特 Jean-François Mattéi 编著

汪炜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

Heidegger - l'énigme de l'être

[法] 让-弗朗索瓦·马特 Jean-François Mattéi 编著

汪炜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法)马特编著;汪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巴黎丛书)

ISBN 978-7-5617-8611-6

I. ①海… II. ①马… ②汪…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
思想—思想评论—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373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eidegger l'énigme de l'êtr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an-François Mattéi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through Shinwo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6-658 号

巴黎丛书

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

(法)让·弗朗索瓦·马特 编著

汪炜 译

责任编辑 李炳韬

封面设计 魏宇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611-6/B·639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言

学术界在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悖论。而一段思想的传奇也就在这种悖论的催生之下诞生了。这段传奇使得这位幽居于托德茂山“小木屋”(Hütte)中的来自梅斯基尔希的思想者变得神秘莫测,就如同那藏匿于“家”(maison)中的存在一般。其实,这位《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不断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源于“存在”这个词,而现代世界——即便在职业哲学家那里——似乎已然将“存在”从我们的记忆中逐出。柏拉图在《智术师》中留下的文字作为题铭出现于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以用于重新提出这个“存在意义的问题”。这部著作的导论从其最开始的几行文字起便指出,这一问题在今天已经“被遗忘了”。不过,我们所说的这一悖论并非源于这个贫困时代的遗忘症,而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认为这种源自海德格尔的企图重建一种“存在论”(ontologie)的意愿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任何对存在的探究从一开始就是可疑的。一些人也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列维纳斯就认为,海德格

尔对“存在”的高扬损害了“存在者”(étants)特别是人类存在者,这种高扬伴随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将海德格尔自然而然地引向了一片总体的存在的场域,从而已然悄悄地为一种极权铺平了道路。

然而,人们或许并未意识到,传统哲学在柏拉图之后——卡尔·波普曾批判柏拉图的等级制观点,并将此归咎于他的一种专制的辩证法——已经走上了一条漠视存在的不归路。人们更不知道,从巴门尼德开始,哲学家们便不再研究什么“是/存在”(est),转而开始研究存在的表现形态:或神圣的、或物质的、或精神的、或理性的。然而由于巴门尼德坚持存在和对存在的理性反思之间的统一性(unité),他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严厉地批判为对“诸神和性质的摧毁”^①。尽管如此,海德格尔所做的只是要召回我们在遗忘女神那里迷失了的记忆:从柏拉图的《智术师》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始,哲学的唯一对象就是“存在”,就是对那三个希腊单字的回应:ti to on,即“什么是存在?”。因此,与其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仰赖于一个已被遗忘了的哲学传统,毋宁说他忠实于通过这一传统本身来对它进行思考,而如果这种做法是必需的话,那么它一定和这种传统相背离。我们可以看看海德格尔在1952年讲授的《何谓思想?》^②中表述的这些格言般的句子:

①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理性辩证法:哲学残篇》,1947年,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4年,第25页。

② [译注]这里指海德格尔1951至1952年冬季学期和1952年夏季学期在弗赖堡大学的两次课程,后以*Was heisst Denken?*为题于1954年出版。海德格尔在1952年夏季课程一开始就指出它具有四层含义:第一,“‘思想’这个词意指为何?”第二,“在关于思想的传统论点中,思想所指向的那个东西是如何被设想和界定的?”第三,“我们在具备了哪些条件之下才能够以适(转下页)

思想者并不依存于思想者本身。如果他的确在思想,那么他依存于使他思想的东西,依存于存在。

海德格尔在同一次授课中引申了这一主张,尽管显得有些晦涩:

每个思想者都思想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①

本书所集合的这些作者们(皮埃尔·奥本克,让-弗朗索瓦·古尔廷,迪迪埃·弗朗克,让·格隆丹以及我自己)在这里试图探究的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思想——这种总是意味着“同者之同者”(le Même du Même)的“唯一者与同一者”^②。对存在的探究事实上是一种对同者的寻求,但是这种寻求只有通过探究方式的多样化才能得到满足,这些探究方式犹如乡间小径一般都必然要通向它——像一条绵延在黑森林中,穿越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风景的思想之路。在我们看来,以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思考路径来向感兴趣的读者们介绍这一探求道路颇为有益。我们这种介绍如果不是一本对那个源起

(接上页②)当的方式进行思想?”最后,“是什么召唤我们、迫使我们去思想?”(参见《何谓思想?》,图宾根:麦克斯·尼米尤·维拉格出版社,1954年,第79页)。不过这四个问题中,海德格尔认为最后一个问题最为关键和重要,即“什么召唤我们去思想?”关于这一点,可参本文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中的分析。

① 海德格尔:《何谓思想?》,1951—1952(1954年出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72和47页。

② 同上,第48页。

世界(这位思想者正是从这一世界中汲取他的思想源泉)的贝德克尔指南^①,至少也应是尝试勾画存在之面孔的一系列速写或笔记,而亚里士多德曾将这一面孔称作多样的——这一关于存在的思想自布伦塔诺之后一直跟随着海德格尔。

第一个为我们展现这条探究道路的是皮埃尔·奥本克。他反对对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偏离”(dérives),即要么沦为一种文字游戏,要么变成一种希腊存在论的或是德国存在论式的种族中心主义。这些偏离使得批评者为存在的“庇护”之必然性而感到担忧。与此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论的追问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各种语言的或历史的相对性,正如他和手冢富雄(他是九鬼周造伯爵的弟子,后者曾在德国弗赖堡求学)的那次富有成效的长篇对话所揭示的那样。对“存在意义”的寻求不能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个第一“存在者”(Êtant premier),而这正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只有“存在的历史”才是存在意义本身,并有可能使我们追溯回存在显现的原初事件,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Ereignis;而对我们来说,这与其说要加以克服,毋宁说需要去承担。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命运的意义本身。一方面,我们应该解释这一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将其作为人类所承担的庇护责任(我们所说的“道德的”责任?)而加以接受。

那么,为何要“重提”存在的问题呢?让·格隆丹以柏拉

① [译注]贝德克尔(Verlag Karl Baedeker),著名的德国出版商,出版旅游指南书籍的鼻祖。

图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一问题有它自身的回忆(anamnèse),这种提法会让海德格尔的早期读者们感到惊讶乃至哑口无言。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一个指向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可被期待的答案,它使得那个承继自经院哲学传统的成见受到了质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环节:“问之所问”(questionné),“被问及的东西”(interrogé),“问之何所以问”(demandé);对于存在来说,它们指向的是存在的意义。那么,“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将揭示出海德格尔所说的基础经验。毫无疑问,这种最初的涌现或者一种纯粹发生的绽出要通过时间。不过在这里,形而上学仅仅满足于探求那通过在场而绽出和在沉思性的凝视中所出现的存在者,却忘记了存在本身,而沉思着的思想则寻求如何能够通达将我们抛入无依无靠的敞开中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存在之谜的其中一个方面:这种看护思想的不在场拯救了“神之神性”(la divinité du divin)的可能性,而这就是希望。

在让-弗朗索瓦·古尔廷看来,《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之意义”(Sinn von Sein)这一问题探究的关键不仅在于动词“存在”(être)在语义学层面的含义(signification),还关乎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的现象(phénomène)。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被我们考虑到,于是就有了两条分析思路的重合与交叉。一条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Dasein(此在)对于“存在”的依赖性,后者被认为具有一种多重样式。另一条思路是认为,“存在”本身只有从一种具优先性的语言(先是希腊语,接着是德语)出发才能得到领会。那么,整个敞开性的根源究竟是关乎

存在还是关乎语法呢？应该驻足于存在之中吗？还是应囿于语言呢？根据海德格尔自己的观点，如果欧洲的命运，或者更宽泛地说，如果这个星球的命运真的要服从于存在的力量，那么这个存在论的问题似乎就将包含这两条主导线索：即一种逻辑的理解和一种解释学的领悟，这就把存在问题的意义转换成了意义的问题。

在 1943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第 16 个残篇进行了评论。迪迪埃·弗朗克试图通过重新分析这段评论来探讨 aletheia(解蔽、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把被赫拉克利特称为“从不消逝的东西”(即 phusis, 自然、本是、涌现)看作是作为疏明(Lichtung)的“总是显现的东西”，它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关乎光亮的意象。存在的真理被古希腊人看作是 aletheia 或者“无蔽”(non-retrait)，它应当被更为原初地看做赐生存在的疏明。古希腊的 aletheia 很快便被柏拉图颠覆了，我们应当重新去追溯它的起源，即 Lichtung，它不再是古希腊的，也不再是西方的，因为形而上学从未成功地思考过它。就像海德格尔的讲演《物》所揭示的那样，应当从一切关系之关系(它将地与天、诸神与必死者会聚为一个纯一者)这个角度出发来思考这一原初事件 Ereignis，一切都处于世界的疏明中。这个 Geviert 或者“四重整体”就是世界本身，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交织(entrecroisement)。它无关推理论证的秩序，而属于一个进行着无止境的“镜像游戏”(Spiegel-Spiel)的显示(monstration)的领地，四方之间以一种简单统一的关系彼此本属或本有。

对我来说，这其实就是存在的本质之谜，这个谜既存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涌现中，也在其多重的绽出之中。这个谜已经

被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地提出来,他明确地把“存在本身”(Sein)等同于这个“谜”(Rätsel)。我们可以说,这个谜首先是双重的,因为它确认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双重性。其次,它也是四重的,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存在不仅具有“一种多重的样式”,更有“一种四重的样式”,海德格尔在其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卷Θ,1—3章的分析中用希腊语分别将这两者写为 *pollachôs legomenon* 和 *tetrachôs*。从此以后,存在的意义将从其四重的意义出发来进行把握,这种四重的意义一方面将规整存在者的方域(*quadrillage de l'étant*)和全部形而上学,就像海德格尔多次确认的那样;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它将支配存在的四方域(*la quadrature de l'être*)。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认识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内核,即他在1949年的四次讲演中所提出的 *Geviert*,它维持着四方作为“世界”的统一性。

在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一番概述之后,我们将让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去联结或分解这一存在之谜内部的诸多动态元素。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存在之谜总会将哲学家导向对这一源起到来事件(*avènement primordial*)的由衷惊叹:存在无处不在,我们在每一个事件中都可以辨认出存在的纹路。柏拉图将这样一种震惊称之为“惊异”(thaumazein),它诞生于对存在的多重的晕眩^①。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应当将这样一记惊雷交予一位神明,彩虹女神(Iris)正诞生于这记惊雷中^②,她

① [译注]柏拉图曾在“洞穴喻”中谈到过刚刚从洞穴中出来的人在见到真理的阳光时会产生刺眼而眩晕的不适感(《国家篇》515E-516C,518A)。

②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 d。参见赫西俄德:《神谱》,V,266,780至785;维吉尔:《埃那伊德》,IV,694至705;IX,5至20。

将天与地、必死者与诸神紧紧相连^①。

让-弗朗索瓦·马特

Jean-François Mattéi

参考书目

- M. HEIDEGGER(海德格尔), *Gesamtausgabe* (《全集》), V. Klostermann, Francfort-sur-le-Main, 1977 年起, 102 卷, 共分四部:
I. *Veröffentlichte Schriften* (《生前出版著作》) 1910—1976;
II. *Vorlesungen* (《讲座》) 1919—1944; III. *Unveröffentlichte Abhandlungen* (《未出版论文》) 1919—1967. IV. *Aufzeichnungen und Hinweise* (《札记和说明》)。
- B. ALLEMANN(阿勒曼), *Hölderlin et Heidegger* (《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 1954), Paris, PUF, 1959; 2e éd. revue, 1987.
- P. AUBENQUE(奥本克), In memoriam,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悼念海德格尔”, 发表于《哲学研究》, 1976)
- J. BEAUFRET(波夫莱), *Dialogue avec Heidegger* (《与海德格尔对话》), Paris, Minuit, 4 vol., 1973—1985.
- W. BIEMEL(比耶梅尔), *Le concept de monde chez Heidegger* (《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 Louvain, Nauwelaerts, Paris, Vrin, 1950; rééd. 1981.
- H. BIRAULT(毕劳), *Heidegger et l'expérience de la pensée* (《海德格

① [译注]在《泰阿泰德篇》中(155D), 柏拉图认为“惊异”是哲学之开端, 而将诞生于惊雷之后的彩虹看作是“惊异”的女儿, 她是宙斯的信使, 向人传达神的旨意。

尔与思想经验》), Paris, Gallimard, 1978.

- A. BOUTOT(布多), *Heidegger et Platon*(《海德格尔与柏拉图》), Paris, PUF, 1987.
- J.-F. COURTINE(古尔廷), *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海德格尔与现象学》) Paris, Vrin, 1990.
- F. DASTUR(达斯图尔),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du temps*(《海德格尔与时间问题》), Paris, PUF, 1990.
- D. FRANK(弗兰克), *Heidegger et le christianisme. L'explication silencieuse*(《海德格尔与基督教:沉默的解释》), Paris, PUF, 2004.
- J. GREISCH(格莱什), *La parole heureuse: Martin Heidegger entre les choses et les mots*(《幸福的言语:词与物之间的海德格尔》), Paris, Beauchesne, 1987.
- J. GRONDIN(格隆丹), *Le Tournant dans la pensée de Martin Heidegger*(《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转折点》), Paris, PUF, 1987.
- M. HAAR(哈尔), *Le chant de la terre*(《大地欢歌》), Paris, L'Herne, 1985; *Heidegger et l'essence de l'homme*(《海德格尔与人的本质》), Grenoble, Millon, 1990; (éd.), *Cahier Heidegger*(主编《海德格尔》手册), Paris, Cahiers de l'Herne, n° 45, 1983.
- D. JANICAUD(雅尼科), *Heidegger en France*(《海德格尔在法国》), 2 t., Paris, Albin Michel, 2001.
- D. JANICAUD ET J.-F. MATTÉI(雅尼科与马特), *La métaphysique à la limite. Cinq études sur Heidegger*(《走向极限的形而上学:五论海德格尔》), Paris, PUF, 1983.
- A. L. KELKEL(克尔凯勒), *La légende de l'être. Langage et poésie chez Heidegger*(《存在的传说:海德格尔的语言与诗学》), Paris, Vrin, 1980.
- R. KEARNY ET J. O'LEARY (éd.)(科尔尼与奥莱利主编),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de Dieu*(《海德格尔与上帝的问题》), Paris, Gras-

set, 1980.

E. LEVINAS(列维纳斯), *En découvrant 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发现实存》), Paris, Vrin, 1949; 3e éd. augmentée, 1974.

J. -L. MARION(马里翁), *L'Idole et la distance. Cinq études*(《偶像与差距五论》), Paris, Grasset, 1977.

J. -F. MATTEÏ(马特), *Heidegger et Hölderlin. Le Quadriparti*(《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四重整体论》), Paris, PUF, 2001.

O. PÖGGELER(伯格勒), *La pensée de Martin Heidegger. Un cheminement vers l'être*(《海德格尔的思想:通向存在》), Paris, Aubier, 1967.

W. J. RICHARDSON(理查德森),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 La Haye, Nijhoff, 1963.

R. SCHÜRMANN(舒尔曼), *Le principe d'anarchie.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de l'agir*(《无政府原则:海德格尔与行动问题》), Paris, Seuil, 1982.

G. STEINER(斯泰纳), *Martin Heidegger*(《马丁·海德格尔》), Paris, Albin Michel, 1981; rééd., Flammarion, 1987.

G. VATTIMO(瓦迪默), *Introduction à Heidegger*(《海德格尔简论》), Paris, Le Cerf, 1985.

F. VOLPI(沃尔皮), *Heideggere Aristotele*(《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 Padova, Daphne, 1984.

M. ZARADER(扎拉德), *Heidegger et les paroles de l'origine*(《海德格尔与原初言语》), Paris, Vrin, 1990.

目 录

序言 / 1

存在的偏离与庇护 / 1

何以重提存在之问? / 26

存在之问：问题的意义与意义的问题 / 53

从ἀλήθεια到 Ereignis / 90

存在的四重谜 / 117

译后记 / 143

存在的偏离与庇护

存在是一个简单的词，而其意义则只是一团迷雾吗？或者不如说，那个以“存在”来命名的东西蕴藏着西方的命运吗？

《形而上学导论》(G. 卡恩译本，略作改动)

... das böse Geschick des Seins.

……存在的恶之天命。

《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见《林中路》第 325 页)

海德格尔的思想从始至终都是一条在不断延伸的道路，这条道路若没有一些“转向”便不成其为路了。这是一种来自存在且关乎存在的思想。更深切地说，这是一场与存在的斗争，它试图将存在的意义——或者至少是其首要的意义——从其中拖拽出来。

从 1927 年起——《存在与时间》正是在这一年问世——

海德格尔便开始在他的课上宣称“存在是哲学真正的且唯一的主题”^①。在一个哲学似乎已经被降格为某种知识和价值理论——更一般地说,某种人类学——的时代,这种提法并非不言自明的。“存在论”(ontologie)这一古老的“希腊式”词语(其实到17世纪才真正形成)似乎指向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它同中世纪经院哲学紧密相联,并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近代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一反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和主体主义,在整个20世纪重新复活了那个古老的存在问题以及“存在论的”学科。

即使情况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向存在的回转真这么急迫吗?这种回转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呢?几乎就在同时,布伦士维格(Léon Brunschvicg)对这种认为我们可以重新集中于研究存在的想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存在是这样一种词,它只能作为一个词而存在,别无其他”。这就将存在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而且“毫无疑问地也包括……所有的存在论”——批判为只是一种咬文嚼字的“空话”,它尤其要仰赖于哲学家所使用的言语,这些言语的“特性”被哲学家不知不觉地“升格为思想的必然而普遍的条件”^②。布伦士维格的批评当然主要针对亚里士多德,但也指向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并毫无疑问地指向了“社会的无序动荡中”的一群人,他们试图依赖“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想

① 《哲学的基本问题》(1925年的课程),《全集》24卷,第3节,第15页。下文所引的海德格尔的文本原则上均直接译自德语原文。采用译文的地方均已注明。

② 《理智的时代》,巴黎:1934年,第58—59页,第79页。

象的特权”^①。

这种将“所有的存在论”都定性为“玩弄文字游戏”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非难一直都被用来攻击海德格尔，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对其做出回应。在“存在”这个词的“空洞性”（vacuité）方面，现代哲学，或者说分析哲学将其责任归于词语的含糊性本身。据说罗素第一个指出并述说“存在（être）”这个动词的含糊不清，它既可以作为系词表示述谓关系中的是（天空是蓝色的），也可以表示存在（我存在，上帝存在），表示同一性（我是皮埃尔），还可以表示归类和从属关系（猫是哺乳动物）。形而上学中的所有谬误难题都源于对这些意义的混淆。谈论存在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谈，因为对这些多重意义进行抽象的结果（而且我们假设这些意义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只是一个空洞的框架。一句话，那只是一个单纯的“词”而已。我们对此可以回应的是，对存在意义的区分几乎和我们称作哲学的学科一样古老，即诞生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智术师》中就已经触及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则以某种制度化的形式使这一研究主题确立下来，他的功绩在于从这些不同的意义中发现了一种关键的统一性：即这些不同的意义与一种基础的且独一无二的意义（本质或实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批评一般来说是针对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尤其是针对海德格尔，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发现并承认形而上学扎根于希腊语言及其特性之中的人。具有多重功能的动词“存在”只有在某些特定的语言中才能以这种方式出现，这些语言包

① 《理智的时代》，巴黎：1934年，第58—59页，第79页。